

國風系列

Guofeng Xilie

安徽

泾

县

ANHUI  
JINGXIAN

阿福 □ 著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

## 目 录

自 序 .....	2
第一章 江南一叶 .....	7
第二章 藏龙卧虎 .....	25
第三章 忠孝节义 .....	43
第四章 亦商亦儒 .....	63
第五章 官宦人家 .....	86
第六章 水墨泾川 .....	103
后 跋 .....	120

阿福文化专题图书

## 安徽 泾县

宣传语：

泾县于皖南的奇异，不惟宣纸的经久和花砖的失传。其实，惟有泾县才有的宣纸与花砖，只是依附于本地丰厚文化蕴藏的两道风景。这种丰厚蕴藏，使得李白于泾县桃花潭赠汪伦诗，也显得十分寻常。

本书以泾县至今留存的大量古建筑、古遗址为线索，以本地历史人物、民间风情为介质，凸现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与细腻。

本书结构奇特，行文流畅，图片出色，以详实细节贯通古今，以水墨笔调挥洒文采。

## 自序

相形于饱学之士，比较起彼此读过的书，我是相当惭愧的。即便有闲暇，也是外国书读得多，中国书读得少。不是胆子大，不怕被说成崇洋媚外，而是很早就觉得中国古籍卷帙浩繁，文化大革命时期读中小学又不大学文言文，一是读起来吃力，二是读得进去怕读不出来。不过也不是完全不读古籍，写东西要用到时就去找，吃力也得读，这有点实用主义。所以，我对古代中国十分陌生，分不清经史子集，辨不明理学道学。即便知道李白，会背几首他的诗，背得出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，却不知道桃花潭在什么地方。

幸运的是，我的诗人朋友黑陶，读的是中文专业，对古诗烂熟于胸。我女儿从小学到高中，经常做这样一种语文作业，给出一句古诗的上半句，写它的下半句。问到我的时候，我连脑筋也不动，叫她直接给黑陶叔叔打电话。在电话里，黑陶非但能讲出下半句，而且讲得出这句诗的作者是谁，字号是啥，什么地方人。二〇〇〇年五月，三个江苏人在安徽那边走，一个是荣君豪老师，给中学生讲中国历史刚退休；一个是诗人黑陶，正着手写他的散文集《泥与焰》，用他个人化的诗歌意象诠释江南文化；还有一个就是我，只属意于游山玩水。都深更半夜了，三人还在敬亭山面对竹林喝茶，听荣老师讲什么花什么草，兼及什么神什么鬼。我们到了宣城，打算往安庆方向走，黑陶讲李白的桃花潭就在这一带，本来就不是非去安庆不可，就跟当地人打听，知道桃花潭在宣城泾县，问人家在泾县什么地方，答曰就在县城。到了泾县，再问当地人桃花潭在

哪里，答曰一直走，不用拐弯。走到一个热闹去处又问，人家莫明其妙，指着路旁一个门楼说，不就在这里么？我们抬头望去，才知道那是桃花潭农贸市场。于是跟人家讲，我们要找李白写诗的那个桃花潭，而不是买卖农产品的桃花潭，那人一脸茫然，摇摇头，不知道。

我是既不知道桃花潭在泾县，也不知道宣纸是泾县出产。看到街上有不少宣纸店才头皮发麻，才明白自己对最具中国文化特质的文房四宝，对湖笔、徽墨、宣纸、端砚居然一无所知，只有惭愧的份儿。接着就到宣纸店去问，果然卖宣纸的知道李白写诗的那个桃花潭，叫我们搭车去陈村。问人家有多远，答曰四十来公里。

到了陈村，看到街镇上贴着镇政府的一个公告，从某月某日起，陈村将改名为桃花潭镇。陈村给我的印象，更叫我头皮发麻。李白的桃花潭固然景色秀丽，但这只是陈村的一个普通景点。陈村予我始料不及的一是翟氏祠堂的恢宏，古建筑专家罗哲文称它为“中华第一祠”；二是义门的古老，有关义门的五世同堂故事质朴动人；三是东园古渡的静穆，站在古渡旁往哪一边看都像一幅古雅的水墨画；四是万氏祠堂的破败，破败中透出华美，是以往的华美，亦是破败的华美，“虽败犹荣”（李玉祥语）！

当时正好菜花黄了，文昌阁在金黄色的田野中端庄雅致，两旁的桑树叶在阳光下亮得耀眼。在青弋江边拍摄踏歌岸阁时，我们已经知道这座古建筑非但跟李白、汪伦有关，更与民间传奇人物，陈友谅的骁将张定边有关。陈村由水东翟村和水西万村组成，翟村的翟姓人家，其实是张佑保的后代，而张佑保是张

定边的侄儿。陈友谅兵败后，叔侄二人隐姓埋名，来这里定居。而万村万姓始祖万修，助东汉光武帝刘秀讨伐王莽，平定河北有功，封扶风郡槐里侯，故万氏家族有“扶风世家”之称，李白有《扶风豪士歌》诗句，万村有扶风会馆以志其古。去看四水归堂、马头墙巍峨的太白楼，女主人领我们登阁楼看墙壁上的李白手迹，称文化大革命中拿墙粉把它盖住，才没给破坏掉，而这座古楼的建筑年份，其实是清朝乾隆某年。

在踏歌岸阁，我们碰到一位女县长，她讲有个英国青年在北京读书期间，专程把他的父母从伦敦接来，叫他们来看陈村，他说这儿是最传统的中国村落。女县长接着给我们讲泾县的花砖，又讲泾县的查村，既然查村就有花砖，我们决定第二天就去查村。查村更叫我目瞪口呆！查村是“三水流中，万山环外”，有保护得很好的宝公祠、二甲祠，有据说花了八十三斤黄金盖起来的大夫第，有至今仍贴着科举捷报的爱日堂，还有经典风格的红楼桥、钟秀门、如松塔等等不一而足。

数月后，我再次来查村，在查村住了一星期，走访了好几位古稀老人，搜集到不少查村的民间传说；到后来，甚至查村人也要来问我。接着我又去了与查村有血脉关联的查姓老庄，去了老庄西面峡谷中的青泾古道，去了据说李白乐不思蜀、乐而忘归的石门山谷。与此同时，我又查看当地的家谱、古墓、水井、土地庙，把它们一样样拍摄到相机里。此后，我又多次来泾县，去了泾县的黄田、茂林、云岭、后岸、包合、周村等地，于是渐渐地，我对我们的古代，有了触摸的念头，读古书也读得下去了。附带讲一下，因为著名的皖南事变就发

生在泾县茂林地区，所以我对叶挺的新四军也有了真切的感觉，读新四军史料也读得下去了。

五代十国在唐宋之间，是中国历史上混乱时期之一，不要说国名和帝王记不住，就是哪个朝代在前，哪个朝代在后，也糊里糊涂。因为泾县的凤村凤姓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后裔，后岸王姓是当过后周、北宋四朝宰相的王溥的后裔，茂林吴姓一世祖吴文举以县令职替南唐后主李煜坚守池阳，而李煜在他的澄心堂所收藏的珍贵纸品，据说以泾县宣纸为主，所以，我对五代十国的了解，比以前有很大进步，倘若考这一部分历史，可能会考及格。

好像找到了一把钥匙，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，若接触到泾县的地方志、古民居、家谱族谱、地方人物、民间传说，甚至本地方言，就能直观了解中国古代生活，就能对古代的科举、官职、建筑、忠孝节义等等，甚至对宋朝的程朱理学和明朝的阳明理学，有豁然开朗的了悟。

泾县挨着徽州，泾县受徽州的影响相当大，古建筑的四水归堂和马头墙，无疑是从徽州学来的。但泾县与徽州的区别也很大，徽州的新安江由西而东往江浙方向流，泾县的青弋江却由南而北往中原方向流，所以，古代泾县人更有豪迈、粗犷的北方性格，具体到建筑及建筑群，亦往往是庞然而大气。

我于外出旅游总是迫不及待，于写游记却是懒散及漫不经心。大概是陈村给我的印象很深，又闲着没事，回来就写了《陈村小记》，寄给《南方周末》。没想到《南方周末》很快给我登了出来，登了一个版面，并配上荣君豪老师拿徕卡相机拍摄的图片。可能因为有了这一鼓励，我才有勇气写这本书。

在此我感谢泾县文化局前任局长朱规划先生送我一本《泾县古民居名录》，感谢茂林吴海林老人接受我的采访，感谢周村胡家任老人给我讲解他的祖屋式穀堂；感谢黄田朱小满先生，他是原培风中学校长，曾慷慨给我提供黄田朱氏家谱及培风阁藏书楼资料；感谢查村查日华先生，他是我的房东兼导游，古道热肠，每次临走时都要拿上他给我的栗子、冬笋等山货，叫我不好意思。我心里明白，倘若没有他们的热心帮助，没有他们给我提供丰富的人文细节，我是写不出这本书的。同时，我也感谢著名摄影家李玉祥先生为本书提供图片，多年前我看到他的《老房子》系列爱不释手，没想到以后自己会来写老房子。

2005年11月

## 第一章 江南一叶

长安若问江南事，报道风光在水西。

宝胜禅寺门联

皖南水系于黄山、九华山及天目山的泉涌、聚滞、汇流，以新安江和青弋江最为庞杂。新安江由西而东横贯徽州，青弋江却由南而北纵贯泾县。青弋江古称泾水及泾川，诗人李白有“泾川三百里”之句，言其源远流长。又有“若耶羞见之”之句，言其秀美绝伦。若耶是流淌于浙江会稽山中的一条美丽溪水，唐宋时期曾享有盛名。

源自徽州绩溪的徽水，是青弋江的重要支流之一。徽州之于泾县的人文影响，旧时因徽水乌筏的顺流而下，比其它任何地方都直接而迅速。乌筏是用粗壮的毛竹经杀青、弯曲、串扎而成，其吃水浅，浮力大，承载重物仍可过浅滩、渡深潭，于崇山峻岭中游刃有余。

发轫于唐代、鼎盛于明清、式微于民国的徽水乌筏，承载过无数官员的行篋、商人的货物、诗人的豪兴以及学者的思想，但泾县于徽州的认同，并非亦步亦趋，而是有其独特而细致的选择及变异。其原因有二，一是自汉至唐，诸多北方家族的迁入，使泾县人有野性之血脉，粗犷之气概；二是明清时期，泾县人远至京城或外省宦游、经商，其眼界不惟一时或一地。

徽水的一条支流叫丹溪。溯丹溪而上，黄山山脉最北端的一座高峰黄崑[1]

山越发清晰。于风和日丽的仲春时节，自丹溪左岸的溪头都往山洼里走，这时的油菜已经结籽了但尚未黄熟，桑树被太阳照得叶子发亮。我沿着一条间或有麻石铺就的山路，穿行于草木之间。在因特网上，我曾看到有人语焉不详地提及一座古建筑，其俗名是“千柱落地”。我在溪头都打听它的时候，当地人告诉我，两年前曾有一对美国人也是去哪儿的。

“千柱落地”的本名叫思诚堂，位于泾县西阳乡周村琅山村民组。一座古民居言其有一千根柱子，叫人不相信，而给我指路的当地人，居然又加了一句“万头朝天”夸张它。徽州民居的“四水归堂”，肥水不要往外流，在泾县触目皆是；其“五岳朝天”，以马头墙防火并饰其外观，在泾县亦随处可见。言周村思诚堂“万头朝天”，是指那儿的马头墙犬牙交错而蔚为大观。

我国史书于历史的记载，其内容偏重于帝王将相，其风格惯常于简约粗略。虽然民间事件有大量明清笔记传世，但往往是零打碎敲，挂一漏万。而且，似是而非的道听途说，大量糅杂其间。因为找不到一丁点有关思诚堂的史料，只得复述当地胡姓老人的口口相传：明末其太祖琅山公在汉口做茶叶及桐油生意，用鸡公车推了钱回故乡建思诚堂千柱落地。

目今这座古民居建筑群已颓败大半，但仍有三门三巷的七处分宅保存完好。其麻石门框、花砖门墙、方形石礅、白石踢脚坊、一字“四水归堂”天井，以及刻有蝙蝠、万字等图案的厢房遮羞板，均毫无损坏；而其高墙、巷道、排水沟和马头墙，亦俨然如初。正在水泥晒场上忙碌的一位驼背老人提醒我：从这边晒场到那边小河，以前全是房子。专家认为，思诚堂内部现存的梭形柱构件，

是典型的明末清初建筑特征，这多少印证了当地传说中的某些真实成分。

其实，我在意的不是思诚堂的庞大规模，而是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浓郁的民间气息。庞大古民居建筑群于泾县不止西阳乡周村一处，黄田乡马冲就有太史第遗址，俗称“九门十三巷”遐迩闻名。传说其前墙九门后屋五进，因当年有人要告房主触犯皇家的“九五之尊”，吓得房主于慌乱中不但堵了前面的两个门，而且拦腰砌一道高墙，将宏大规模的五进房屋一分为二，以此消弭灭门之祸。

黄田的太史第已不复存在，但那儿的笃诚堂却完好无损。那是一个四进五间的对称格局，占地面积为四千二百平方米，建筑面积为三千七百平方米。奇特的是，这座建筑群模仿外国邮轮建造，故当地人称它为“洋船屋”。溪水从貌似船头的围墙尖分流，两边的石板桥如上船的跳板，院墙上的雕花漏窗，则无疑是邮轮的舷窗，而它的最高一座房屋“梅村家塾”，自然是驾驶舱。因为孝心，也因为常年在上海经商，无法亲自侍奉不愿离开故乡的老母，主人朱一乔于清朝道光年间，责令其长子朱宗怀回家建造“洋船屋”，令母亲要见一见外国邮轮的念头如愿以偿。

跟周村思诚堂隔溪相望的是式穀堂[2]。泾县明清古民居多以“堂第阁厅”而取名，其名称或典范而雅致，或明志而达意，或吉利而顺口，散发着浓郁的文人氣息。式穀堂的精细和大气，乃浑然一体令人讶异。其堂屋木柱角撑上的狮鹿松鹤木雕，青石踢脚坊上的渔樵耕读石雕（原有二十二块，现存十七块），均刻工细腻而富有韵律。其屋内的过海梁长达十米，屋外两边的青石墙裙各长达八米，且均为整块巨石砌就，其气势之恢宏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屋主人胡家任老先生，特地叫我看堂屋中木柱与柱础间的一圈凹槽。于古建筑几近一无所知的我，自然是一脸的茫然。原来这座房屋建成时，凹槽内有铜箍镶嵌。也就在建成之际，来了一队太平军，不但把所有木柱上的铜箍当黄金撬走，而且一把火烧了这座新屋以及新屋落成庆典时的欢喜场面。

式穀堂前院门前有一座 L 型照壁，用以砌照壁的是水磨花砖。泾县宣纸的独一无二乃举世皆知，在最具中国文化特质的“文房四宝”中，宣纸与湖笔、歙墨、端砚并驾齐驱数百年，至今仍各领风骚，长盛不衰。而泾县的花砖，却如同一个被冷落的美丽女子，默然沉寂于偏远乡村，这未免令人扼腕叹息。

泾县民间有“千年不粘灰”之说。这是讲，泾县花砖即使砌于外墙，常年风吹日晒，但不会有半点灰尘粘身。在泾县我曾屡次不由自主地伸手掌，抚一下花砖墙面，验证其民间说法的可信程度，其结果是，一次也不曾抚脏了手。

花砖的奇特之处，是它的花纹及颜色变幻无穷。其花纹的抽象形态，是用多色泥土揉合而成，若山水人物，若飞禽走兽，若行云流水，仿佛出自画家之手，呈现后现代画派的先锋特色。

典型的一处是在茂林，其“前分三房”的高大门墙，居然是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的脸谱，当地人俗称“群英图”。如中国画墨分五色一样，花砖的颜色亦黑中有白，白里有灰，层次感很强。正如花砖研究者森林辰先生所述：“纹饰粗犷豪放，色彩过渡自然，极有中国画的水墨味道”。

据森林辰考证，生产这种花砖的古窑，应在凤村乡寒潭村的窑弯里。他认为，当年窑工是取那儿的白泥，跟茂林乡东村田湖里的黑泥一同揉合、踩熟、压实，

然后制成砖坯，烧制出窑的。出窑后的花砖有别于普通砖头，以手指弹击砖面，有锵锵悦耳的金属声。因其泥料细腻致密，有人拿它当笔砚使用，发觉它“贮墨不涸，发墨益毫”。可惜的是，这种始于明而盛于清的花砖，于清朝道光年间失传。我在泾县乡村的数次行走，发觉茂林、黄田、凤村花砖最多。

请胡家任老人站在自家的花砖照壁前给他拍一张照，是我的一时兴起。老人至今仍耿耿于两年前两个美国人给他拍了照没收到照片，因此我不得不郑重承诺一定给他寄照片来。老人跟我讲，他的堂伯胡传厚经胡耐安荐举，当了台湾《中央日报》总编辑。周村的胡家叫“八家胡”，溪头都的胡家叫“六家胡”，均由古徽州婺源迁来。据老人讲，“六家胡”的胡耐安当过国民党三青团总书记，但其终生以学者身份而著名，传世之作有《边政通论》和《粤北之山排住民》等。而“六家胡”的胡朴安，其弟胡怀琛，其侄胡道静，是更为著名的学者，均被学术界公认为国学大师。

生于清朝光绪四年，即公元一八七八年的胡朴安，是泾县历代文人的典型代表。胡朴安出身于塾师世家，祖父是教书的，父亲是教书的，他自己也曾教过书；起先于本村学馆当塾师，后来于上海多所高等学府当教授。泾县文人“经世致用”的传统，“亦文亦武”的风范，于胡朴安最为鲜明。

“经世致用”的“用”字，或指修身齐家平天下，或指教书、经商、从政以及做学问；而“亦文亦武”的“武”字，或指勇武之气概，或指武术之功力。胡朴安年轻时不但懂“西法之代数……略知微积之理”，而且通奇门遁甲、星相卜算，乃至拳术武功。一九〇五年起，胡朴安曾在芜湖万春圩垦荒两年，“常与

水牛相抵而眠，以米汤加盐下饭”，怀实业家筚路蓝缕之勇气。然后前往上海，做工厂会计三四年。一九〇九年结识柳亚子等人，先入南社，后入同盟会，并于同年离开商界，任职于《国粹学报》，时常编辑刘叔申、陈佩忍、章太炎、黄宾虹等人的文章。后来的胡朴安，曾于一九一一年受聘于中国公学讲授国学及历史，一九三一年出任江苏省民政厅厅长一职以“廉谨”著称。然而，他最为辉煌的时期，是一九三九年患脑溢血半身偏废以后。

胡朴安在他的《病废闭门记自序》中写道：“我自（民国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犯脑溢血，至二十八年十月一日恢复读书，至三十二年九月三十日止，计四周年。此四周年中，读佛书与儒书，共四万一千四百零一页，著书及作文，五十二万三千一百余言，作诗九百一十七首，作词九十四首，不仅比我未病废以前，数量为多，且比我未病废以前，质量似乎为精。他且不论，即《周易古史观》，《庄子章义》，《中庸新解》三种，古有作者，视之亦无稍愧。”

半身瘫痪以后，胡朴安自称“半边翁”。“幸右手尚能作写”，且“神识未减，不碍读书”，进书房“以臀代足，席梯而上”，每日“鸡鸣而起，鸟栖而息”。他本人曾讲过他一天的作息时间表：“我每日四时起，静坐二小时，呼吸半小时，上午读佛书五小时，下午读儒书或著书四小时，又为学生讲书一小时，夜静坐半小时，九时睡。每日静坐、呼吸、读书、著书计十四小时，精神不觉疲倦，夜间自然入眠；每餐所食甚少，完全食素，毫不食滋养品，如牛奶水果之类，自信精神可以克制物质。”

如花砖冷落于乡间一样，以精湛的朴学<sup>[3]</sup>研究而著称的胡朴安，如今只是在

国学界被学者提及。若胡朴安的阅历和学养、其学者之个性、抗衡命运之气概及方法，应该如徽州之胡适广为人知才是，可惜在国学界以外，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胡朴安。而知道胡朴安是从泾县出去的，更是少之又少。

细察胡朴安生于斯的这方土地，于地理的跋涉，兼及对历史的回溯，于我是饶有趣味且不无惊险的。我在野外笔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：“走厚岸到查济的路，一过青弋江就变了样。这儿的山路不但崎岖狭窄，而且临涧处不设防护石叫人心惊胆战。涧底的石头被溪水长久冲刷，没了本来的狰狞模样，可车子掉下去的话，别指望它像海绵那样柔软。蒙淞细雨把附近的每一座山都淋得透湿。路面上的水洼，被薄云处透来的天光照亮，像珍珠被穿连成串，只有开车的才知道哪个深哪个浅。相信开车的是坐车的信条，可每次看到那个年轻司机于山嘴处，掉头跟熟人答话时，心里不免紧张一番。而有惊无险的是，他会在车子就要冲出路面的时候，及时把方向盘打过来，然后又掉头把没说完的话说完……”

查济位于黄龙山东，许溪上游。胡朴安在他的《泾县乡土记》中写道：“由黄龙山而北趋，经黄蘗、西公、碎石、纪家岭、濯坑、石砦、马公诸山，至分界山，而丁条之山脉遂止。由南至北，横亘百里，蜿蜒奔赴，如蛇奔壑，界青阳、南陵县两县，为泾邑西北之屏藩。”这道山脉中隐藏着一条隋唐时期就有的官家驿路，人称青泾古道，即由池州的青阳，至宣州的泾县。

由老庄往万峻岭走，过鸡公鸡母石，就能看到山谷内麻石古道于草丛中时隐

时现。鸡公鸡母石是一对耸立在谷口的独立石峰，均高达二三十米。右边的鸡公石凸起鹰嘴相貌凶残。据说曾有人攀援而上，由鹰嘴处往下跳，欲弃世自绝。不料事与愿违，坠入灌木中没摔死，白爬了一回悬崖绝壁。而鸡母石看上去则温厚得多，像一位面容慈祥的老婆婆。据说抗日战争时期，日军行至此处见山势险要，不敢走这条路犯青阳。

一千四百余年前，生于南朝陈太建年间的查文熙或骑马或坐轿，常奔波于青泾驿道。据《泾县查氏族谱》讲，查文熙儒雅温厚，睿智过人，曾被灭陈的隋帝国聘为天台宰，又被灭隋的唐帝国聘为宣州、池州刺史，同时料理这两个州的民间事务，官至四品。可能这条古道的山明水秀，给查文熙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以致这位唐朝文官，后来在广东南宕州任刺史时抛官离职，扶老携幼来古道南面的震山乡[4]定居。因此之故，泾县查姓被称为震山派，有别于海宁的龙山派和休宁的仙源派。

查氏族谱上记载，文熙公“卜而居焉”。可惜其文字过于简略，不明白这位遁世者曾用何物占卜，以及如何卜课。查文熙定居之处，乃“万山环外，三水流中”，风水先生来此地见了这儿的山脉水脉，无不赞不绝口。于是，这儿被起名为查济。查是查文熙的查，济是济阳的济。查文熙的祖籍是山东济阳，他虽眷恋于南方的山明水秀，但内心的故土情结犹藕断丝连。

源自黄崑山的琴溪，于赤滩汇入青弋江。胡朴安在《泾县乡土记》中写道：“琴溪者，因晋高人琴高而名。世称琴高炼丹，丹成踏鲤而去，至今土人啧啧称道……其地多竹，其水多鱼，且异于他种，所以谓琴鱼琴笋者，即产于此。”

同吕洞宾一样，琴高是民间传说中的一位著名道家神仙。有关琴高的传说，出入最大的是他“踏鲤而去”的时间及地点。《搜神记》中讲：“琴高，赵人也，能鼓琴，为宋康王舍人。行涓彭之术，浮游冀州涿郡间二百余年。后辞入涿水中，取龙子，与诸弟子期之曰：‘明日皆洁斋候，于水旁设祠屋。’果乘赤鲤鱼出，来坐祠中，且有万人观之。留一月，乃复入水去。”其时间是春秋时代，其地点是河北的怀来。

而苏州人的说法是：“古代有二贤者，一法海，一琴高。一日，两人路过桥头，见绿水河中有鲤鱼丈许，头角，腹足，鼓翼蹁跹。琴高奇之，入河跃鲤背，谁知大鲤竟腾然飞去……琴高由此羽化而仙。”其时间是白蛇传时代，其地点是苏州的乘渔桥。

有琴溪及琴高山为证的泾县人，自然有另一种说法。泾县琴高山“独峰突兀，高壁嶙峋”，山上有隐雨岩、炼丹洞被指认为神仙遗迹，这似乎较怀来、苏州更为可信。况且岩石上有南宋的林淳题“琴高台”三字，有清朝的陈孝题“仙峰”二字。而历代诗文中，有李白的“赤鲤涌琴高”之句，欧阳修的“琴高一去不复见”之句，袁枚的“我笑琴高子，毕竟非仙才，但骑鲤鱼去，不骑鲤鱼来”之句。故其时间是胡朴安所说的晋朝，其地点是河边有琴高山的泾县琴溪。

林淳于南宋乾道年间任泾县令。传说他不但篆书写得好，而且体恤百姓，曾经写《琴鱼诗上魏王》，请魏王上朝替“竭泽穷溪难供应”的琴溪人说项，除去一年一度的琴鱼贡赋。县志记载：“琴鱼身不满寸，用以佐茶。”其茶，名之曰“琴鱼茶”。